

卷十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孟堅序

孟堅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為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修

文選
十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第 一 册

紀行下

賦

共六十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滅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

山經水也

潘安仁 述向曰岳為長安令作此賦

善曰岳為長安令因行役之感

而作此賦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 丙 丁統日乙未御辰

也 銳曰歲在子為玄枵旅亦次也蕤賓五月律

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五月余之長安
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五月余之長安
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數左氏傳梓
慎曰歲在星紀而滌於玄枵預曰歲星
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
困數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
鄭玄周禮注曰旅中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
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
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以丙丁高誘
曰丙丁火也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
也左氏傳云日月十二月之會所會謂辰故以配曰杜
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月之會所會謂辰故以配曰杜
也鄭玄禮記注曰其日御猶主也未
自京祖秦濟曰藩子岳自稱也秦長安也橫木
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
鄴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馮子耕於
乃喟然而善本無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

寥廓忽况化一氣而甄延吉三才遠也言久
聲氣其後化甄成一氣分三才也善曰論
語夫子曰鵬鳥賦曰寥廓忽况延吉三才遠也
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况延吉三才遠也
未見清者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
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
者為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
都賦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此三才者天
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之向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天地聖人之大寶曰善曰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善曰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
字作能要聖智弗能豫要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



善也班固覽賦曰脩短之運愚智不同通塞猶窮

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盛代謂休明

也非薄陋質岳自謙也質菲薄而無由馬融

論語注曰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非薄也左傳云陳徵仲曰招我充弓蓋太子

納大夫以旌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子

辟岳為府掾故讚衆官之切於帝之室庶

績功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

尉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旌左氏

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旌左氏

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金鉉喻公道能舉君之官

疑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庶績其

鄙夫之常累兮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

道佐士師而一點翰之心岳稱鄙夫謙也懷常

以直道而事人馬徃而不三點季惠師三點曰

遷庭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

此一點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

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

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不可與事君

患為士師三點人焉徃而不可以去武皇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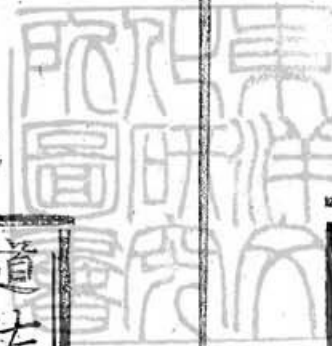
升遼八音過於四海武皇晉武帝也升

竹龍土華木之音過絕也天子崩故絕此樂

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

安尚書曰帝禮記曰天崩告喪曰天王登

還絕密靜也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



為太傳當此任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
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
記曰高宗諱聞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揚
為太傳百官揔已聽於駿尚書曰百官
已以聽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
謂揚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
尹周公尚猶危殆况駿不任事者乎夫伊
相太甲致相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
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善曰伊尹之
相太甲致相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
之謗左氏致相宮之子產曰其父之輔成王
負荷爾雅也窺七貴於漢庭疇善本一姓之或
曰殆危也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傳王並后
在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居此
重任是取戮之地善曰七姓謂呂霍上非
趙丁傳王也度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
姻黨從而疇字悉全決不盡敗聲類無危明以安
曰疇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

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

自天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濟

曰駿既專已是以自陷於亂逆見危之地以受戮非

天降禍及之也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

其位祗為逼主以順已專也于賢晉紀曰駿

被誅禮記曰逼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

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孔隨時

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孔隨時

以行箴遠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謬善本作

彰患過辟亦之未遠捨之則藏遠伯玉則有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易曰君子知
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數不專孔丘行藏
難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彰明各過患
孔蘧有知微知彰之鑒故隨百泰而行藏與
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

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
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君
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
子知微謂幽昧未遠知彰謂明顯也悟山潛之逸
爾雅曰微謂幽昧未遠知彰謂明顯也悟山潛之逸
士卓長往而不反潛遁之士卓然長往之道
為義也善曰班固漢書贊陋吾人之拘牽
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吾人自謂自勉
力飄萍浮而蓬轉薄其身拘牽於名位竟如
全飄萍浮而蓬轉薄其身拘牽於名位竟如
浮萍轉蓬無所止託也善曰言已關行藏
之明而有蔽繆所止託也善曰言已關行藏
學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
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駿蓬
轉因遇察位儷罪其隆替名節灌此以隳落
際會危素卯之繁殼甚玄鷲之巢幕心戰懼以兢



悚如臨深而履薄翰曰寮官儷壞淮毀聽廢
濟曰殼亦卯也首息文子曰於棊上晉平公
曰危哉吳季札謂孫文子曰於棊上晉平公
之巢於幕上岳言已復薄冰懼之甚也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之甚也詩云戰戰
說文曰儷壞敗之貌准亦壞貌七罪切象卯
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扎曰夫子在此
猶鷲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設苦角切
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夜誅駿夷三
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善曰王隱晉書
曰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
人朱振代匪擇木以棲集鮮林焚而鳥存
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
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
也賦爾雅曰擇木已見魏遭千載之嘉會皇
都賦爾雅曰擇木已見魏遭千載之嘉會皇

德於乾坤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我

主得賢臣頌曰上下地此為嘉會千載一會周

易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大地張超尼頌曰

合量乾坤周易曰大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也

之渥恩曰統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言不誅我也善

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今鷹

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

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甄大義於

朋責反初服於私門濟曰甄表也使免官

責而己君恩之深也善曰宋均尚書注

曰甄表也楚辭曰深也善曰宋均尚書注

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

魏王曰破公家而私門皇鑑揆余之忠誠

俄命余以末班命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

命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

命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

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使向曰西夏長安也

使向曰西夏長安也

使向曰西夏長安也

度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頊余於初杖善本

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鑿揆余於初杖善本

傷况我匹夫鎬京長安也善曰爾雅曰矧况



也漢元帝詔曰安土重遷
猶犬馬之戀主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
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之戀
主之情東都主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
人曰闕庭神麗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
瑩河南鞏洛二縣名岳家墳瑩在此善曰
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外與任彥堅
書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瑩
冢田余善本乃越平樂過街郵 秣馬臯門
也 稅駕西周濟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臯門周
善曰平樂館名鄴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
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
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上稅馬而
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毛萇詩曰
稅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遠矣姬德
稅舍也失銳反西周見下注解曰遠矣姬德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忽
化流岐邇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其來遠矣帝
也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始
也后稷之子不密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
匱父自邠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至古公匱
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昌文王名
發武王名其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
稷以來其名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
善曰左氏傳劉子曰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
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
元妃生棄號曰稷初生時維姜嫄又
后稷克配于天又曰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
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史記曰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我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子昌為
曰文王之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旋救野而歷茲愈守柔
倍與舊同亦與幽同旋救野而歷茲愈守柔

以執競守良曰武王剋放牧野而歸洛邑猶
尚書曰武王與遲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
也北征賦曰騑遲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
強曰競強也執競道者唯競維列鄭夜申旦而
不寐憂天保之未定自銳曰武王望商邑于
何暇寐乎保位也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
周公旦曰曷為不寐也商曰楚辭曰獨申旦而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曰惟泰山其猶危祀
八百而餘慶濟曰危也戒懼無已故使子孫相
繼八百年享其福也善曰言武王基雖
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也故能載祀八百猶有
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
呂不韋曰周允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
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覽善本亡王之驕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
比盛竄于南巢之地上豈可下其然可立待也
亦猶坐積薪之上豈可下其然可立待也
矣猶自比於日上豈可下其然可立待也
逾秦也尚善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樂處險而
尚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施坐積薪而待然
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王曰大命之去
於日言去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曰翰
復來也去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曰翰
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
同相去遼遠而獲安善曰兪巴蜀檄曰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乘舛不齊也爾考土中於斯
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昂于郊廓遂鎖龜而

啓繇音曹也言我銑至曰土中定地中之及建都營築

啓繇始謂周公卜定鼎於此邠即此王城也善曰鎖尚

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

復于成中毛詩曰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

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來紹上帝自

成王定鼎於邠邠河洛左氏傳曰王來紹上帝自

左氏傳注曰平失道而東遷緊二國而是祐

良曰平難而東遷緊助語也二國善曰鄭史記曰

遭犬戎難而東遷依于晉鄭也善曰鄭史記曰

平王東遷于維維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注曰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馬依杜預左氏傳注曰

助語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時之

能無過僻賴先聖祖德所以定長盛也懋盛

也善曰言周末祖德所豈無邪僻之行但懋盛

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

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止望圉北之

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茂盛貌

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

之效戾濟曰姚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頹有寵

頹享子頹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頹叔曰

今寡人之願也同伐子頹鄭伯將王自闕西

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闕西

辟樂備原伯曰鄭伯郊尤其亦有咎尤過矣

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晉文曰重

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

左氏傳曰王大淑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

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大叔於溫殺之鄭玄

毛詩箋曰靈旌善本川以止關晉演義以獻

弘廣也靈旌善本川以止關晉演義以獻

說權之曰靈旌善本川以止關晉演義以獻

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不聞長人者不

神賈逵曰關者兩水會以相關而綱夫三川

演義獻說也善曰國語曰靈王之太子晉諫

穀洛二水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

曰不可晉聞古之禍夫三川之神貫達曰今吾

執政實有所闕而禍夫三川之神貫達曰今吾

者兩會似於闕小谷景悼以迄巧古政凌遲

雅曰演廣遠也闕小谷景悼以迄巧古政凌遲

而彌季俾庶朝之遘善本一逆歷兩王而干

位鏡曰景王靈王庶子悼王弟景王寵之欲立

子朝王乃崩悼王自及敬王立彌甚子朝再作

亂巧敬王名言悼王德之衰自敬王立彌甚子朝再作

而干位也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

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于逆悼王於莊

宮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

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

單入殺子朝于楚社預曰悼王納子朝也敬王

子猛毋弟子巧也賈逵國語注子朝景王之

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反毛詩序曰

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

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

魏子大軌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

竟橫篋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自敬王元也

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王烈王安王而及赧

王十代周分為二赧王都王城號西周立考

王後惠公少子於鞏為東周二周竟為秦所

滅虎口喻秦也文王武王神器之周竟為秦所

於秦也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

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

王立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
考王崩子威烈王立為崩子慎安王立為
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西王立為崩子
立東西周分治王威公卒威公立卒周惠
其少子于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周惠公
滅東西周爾雅曰漢書曰秦二世拜叔
離折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
為博士通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老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老子
而濯纓嘉善名而美善本善作之在茲
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也善曰字
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
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纓也
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天赤子於
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七旬
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惜善本一慟乎余慈

濟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
岳子適齊子死於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及泉
東門子死於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及泉
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不能無哀慟乎善
曰傷弱於序曰三月壬寅秋甲辰而弱子長
安壬寅於序曰三月壬寅秋甲辰而弱子長
子書曰瘞于亭東廣雅曰天折也書曰若保赤
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東門無子死
深不憂其相室也曰東門吳曰嘗無子無子
不憂其相室也曰東門吳曰嘗無子無子
吾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躬山川以懷
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
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洵

次穴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良曰項羽坑秦
 使人歸德於高祖泐言卒無辜而坑好還猶不
 見邪屠戮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宗族皆滅身
 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賦曰慨長思而懷古
 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
 母能入諸將聞其善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
 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下
 至烏江自到尚書曰右來其蘇韓詩曰謀猷
 也老子曰其事好還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
 而不進弘翰曰想蘭相如之風也善曰漢書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
 會杖命世之英蘭恥東瑟之偏鼓提西岳而

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虎狼也趙被侵略猶火之燼勢既不敵又相
 會於涿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
 聞趙王好音請秦王與趙王乃鼓瑟御史記
 曰其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瑟相
 瓦器可擊以為曲奏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
 之內請以頸血湔王不憚為矣左右欲刃相
 如叱之皆靡秦王遂不戰而勝於趙趙亦成
 以趙王壽秦王遂不戰而勝於趙趙亦成
 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戰而勝於趙趙亦成
 設大以待秦秦亦不戰而勝於趙趙亦成
 如大以待秦秦亦不戰而勝於趙趙亦成
 日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心也
 實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命
 年必李陵書曰不接刃之才爾雅曰盜謂之
 名也春秋曰兵不接刃之才爾雅曰盜謂之
 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之才爾雅曰盜謂之

相踵上命諸將士屯澗池為赤眉所乘反走

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池左氏傳臧文仲

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與人致誅東觀

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觀

皆辭伐罪左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

奉辭伐罪左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

賦曰遊鵠高鞏薛綜曰鞏也揮與鞏古字

通命已見西都賦曰鞏也揮與鞏古字

綱鄭玄周禮注登峭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嗟

曰維維連結之登峭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嗟

我濟曰峭山名威夷長遠貌崇高也嗟我高

險也差峩阜託善本一墳於高陵文違風於

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縷而善本授

戈曾隻輪之不反縹薛三帥以濟河穆公使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襲鄭蹇叔哭送

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峭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避風兩處秦師還於

襄公墨縷敗秦師于峭雙輪匹馬不返於秦

三帥見獲於晉縹繫也濟河秦穆公召孟

若今起復也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

明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峭有二陵焉其

南陵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避風兩處秦師還於

子墨縷經敗秦師于峭雙輪匹馬不返於秦

公名言蹇叔朝市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狼灰豈
能捨蹇叔朝市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狼灰豈
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已而三帥九三敗
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
霸王固非虛名有以此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庸
主矜而復諫注曰矜引過而歸也左氏傳曰慶
也鄭玄禮注曰矜引過而歸也左氏傳曰慶鄭
曰復諫達卜能肆諸市曰復也論語其尸景伯
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曰復也論語其尸景伯
史記秦繆公左氏傳曰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
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
績又罪也秦伯曰孟取視晉官及郊御之秦師敗
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然
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將虛名
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
為難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
非也

以賣憐善本並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
府屈產服于晉與德不逮善本一而民無援

仲雍之祀忽諸虞良曰曲峭地屬於號也

而取亡虞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馬

月璧取馬皆歸故曰反故府眼晉輿也傷憐其
貪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絕祀由道德不

純石或不謂石有善曰漢書注之地相與善為
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

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
荀息率馬操壁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可與決
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伎則未可與決
良左氏傳曰滅之仲聞六與之無援哀拱杜預
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入之無援哀拱杜預

後得虞然而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我祖

安陽言涉陝鄂行乎漫漬之口憇乎曹陽之

墟善名曹陽亭名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漫漬澗水

之漫澗與安陽注曰澗水合又西經山北流出谷謂

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有逆旅亭

東十二里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

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

鵲巢銑曰邈遠也餘同善注曰善曰公羊傳

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

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

正始之道玉化之基懿漢水之利亂朝流亡

以離折卓滔天以大滌劫官廟而遷跡俾萬

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願請旋於催切善

僮本作汜劍敷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

玉輅而縱鏑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

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

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

將李傕郭汜擅朝天子乃得子於營僮將楊

奉叛僮僮衆稍衰天子乃得子於新豐楊奉

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僮汜悔遣天子復相與

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

傳亡朝曰單推劉秋亂天下尚書傳曰滌除

也左氏傳晉趙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



於鋒刃洞曾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
 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舟中之善本
 字掬指命翰曰椽舟楫也言百官勤王事盡
 岸附者衆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褊
 掬而振也洞通也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
 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
 承率衆擊儼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或先具舟
 船帝以綃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
 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中不得渡者皆爭
 攀船後上入刃檠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
 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
 曰忠臣畢力射繚子曰勤王不能得其力而
 致其死北征賦曰流血在肉不寐子虛賦曰
 洞曾達掖禮記曰興矢在肉不寐詩曰褰裳
 涉軍下軍爭舟而中之指可掬晉升曲沃而

惆悵惜兆亂而兄替音鐵枝末大而本折善

折無披普都偶國而禍結良命曰曲沃地名晉穆

成師成師服于曲沃師若服曰本大亂矣兄其替

後封成師服于曲沃師若服曰本大亂矣兄其替

周今本弱也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

孝侯曲沃武公伐翼殺莊伯武成師後也

大其國必危也此若樹末大其本必折封邑

人妻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師命之曰晉穆侯之

千畝之戰生師命之曰成師命之曰晉穆侯之

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始光亂矣兄其替乎復封
 而末是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
 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殺莊伯武成師後也
 之曲沃武公伐翼殺莊伯武成師後也
 也曲沃武公伐翼殺莊伯武成師後也
 秋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春

曲屋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
西因彼曲沃而得今曲沃之名而說彼曲沃
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
字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無
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臧札
左氏傳辛伯曰必披或云國亂之本也臧札
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
善本一利開而義閉札并滅反昔曹人將立季
作徙一利開而義閉札并滅反昔曹人將立季
臧子才願附子成曹君札子以委棄曹吳若節
雖不才願附子成曹君札子以委棄曹吳若節
高厲者耳相去何其懸絕而善曰左氏傳曰利
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而善曰左氏傳曰利
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成曹君君將立子曹宣公之
義嗣也誰敢以成曹君君將立子曹宣公之
願附於子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
也

則利門開利門躡函谷之重阻者天險之衿

帶跡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

與之高險衿帶之地也覽六國諸侯勇怯之
跡筭秦嬴攻守之利害善曰廣雅曰躡履

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
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

上文孫卿子曰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
勇怯之勢也

竄向曰諸侯數為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
也諸侯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

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
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

敢進也而有噤聲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
敢進也而有噤聲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

良曰噤聲不取窺於山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
拒諸侯不取窺於山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

秦今反閉關而不取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
秦今反閉關而不取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

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連雞互

而不栖小國合而成大齊若連雞不能心力不

疆大也此皆一時之弱也善曰言小國異乎

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

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

明矣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此則若

秦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或善曰言峭函

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啓明

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

地勢上下交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

否上天下交而天下無邦也漢六世善本而拓

洛畿縣弘農而遠關王畿從西武帝也開拓

以故關為弘農縣善曰六葉武帝也難蜀

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廣

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厭紫極之閑敞

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觀貌而獻

食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官武向曰

為微行膏至柏谷夜至亭長不納乃宿遇

旅翁有惡少年持刀執劍令主人姬出安備

客婦謂翁曰吾觀此文夫非常人且亦有備

不可圖也姬醉其夫而縛之殺雞食客諸少

年皆走平明上去召姬夫妻賜金千斤擢其

夫為羽林郎故云去謬官既甘微行是厭紫極



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昔明

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繫肝之或變

峻徒御以誅賞懼銜曰明王之間而有危變故峻

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馬相如也善曰東

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也善曰東

清道而後行猶時有銜繫之變漢書音義張

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變漢書音義張

銜也毛詩曰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之密

徒御不驚曰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之密

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翰曰昔白

豫且網得之魚服魚形也濟曰言帝位之

重乃微行自輕其漸不可長也善曰白龍

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漸也言輕帝位

之重於天下此乃凌上之漸何可長乎位

矣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難

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

不顧你歸來之悲臺徒望子善本無思其何

補邑故帛武帝太子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

起充於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

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遂斬之與丞相

戰兵敗亡至湖自縊田千秋諡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而

其無辜乃作思湖自縊田千秋諡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而

此亦何補也儲貳太子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



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
 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
 醢其紛吾既邁此全節兮善本無又繼之以
 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兮善本無又繼之以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節地全
 盤桓不進貌武王放牛於桃林之野則
 挑林也善曰武王放牛於桃林之野則
 繼之以盤桓而吾去此舊都騏驎遲遲而歷茲爾
 北征賦曰盤桓而吾去此舊都騏驎遲遲而歷茲爾
 雅曰盤桓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
 處圖經曰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
 曰盤桓予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
 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
 全節地名其桃林也發閱文鄉而警策遡黃巷
 挑原古之挑林也發閱文鄉而警策遡黃巷
 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踪閔鄉曰
 地名黃巷坂名潼水名遡向也言向坂行故
 警策也華岳北名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



既視也善曰漢書湖有閔鄉曹子建應詔
 詩曰漢夫驚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
 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迺古字同獻
 帝春秋曰興平三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
 到黃巷亭有庚午坂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
 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
 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京賦曰
 曰綴以二華巨靈負高掌遠躡以流河曲
 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而記憶其事
 始皇末年鄭年使祖龍死忽不見華陰有人持璧
 與使者曰明年使祖龍死忽不見華陰有人持璧
 之乃二十八年使祖龍死忽不見華陰有人持璧
 璧也善曰八年使祖龍死忽不見華陰有人持璧
 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言曰明年使祖龍死忽不見華陰有人持璧
 曰為我遺鑄地君因言曰明年使祖龍死忽不見華陰有人持璧
 而去忽不見蘇始皇使祖龍死忽不見華陰有人持璧
 江所沉璧也蘇始皇使祖龍死忽不見華陰有人持璧
 始皇不語怪以徵異吾善本我聞之於孔公良
 也皇不語怪以徵異吾善本我聞之於孔公良

孔子論不語怪力亂神岳自止其詞愠韓馬之

善曰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怪力亂神愠韓馬之

大慙對徒阻關谷以稱亂濟曰愠怒慙惡也言

潼關也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

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元惡大慙孔安國曰慙惡

也尚書曰敢行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

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

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曹公

與超遂夾關戰大破之善曰魏志曰曹公西

命廟堂之筭已勝之善曰魏志曰曹公西

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

非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

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

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

得筭之也碑耕揚桴以振塵繡麥瓦解而冰泮

多者之也碑耕揚桴以振塵繡麥瓦解而冰泮

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也向曰碑鼓聲

塵振天地繡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

故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繡破聲也

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桴而

鼓說文曰槍鼓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

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

繡破聲也春秋運斗樞曰何謂不能宣德天

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樞曰何謂不能宣德天

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

侯無境外之助此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

而農桑起預左氏傳尸封土其君蓋謂之京

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君蓋謂之京觀

狹路之迫隘界軌崎嶇善本以低仰言狹

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隘善曰倦極也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陝廣雅曰

傾側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

也

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濟曰臨履
 山川迫隘之州路至秦郊始開豁然高明壯茂
 彌望千里雍州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粵賦秦郊尚
 之說雍州取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
 曰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
 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數
 以扶疎廣雅邪果襄斜右濱汧牽隴斜良曰褒
 曰暢長也邪果襄斜右濱汧牽隴斜良曰褒
 汧水名隴山名善曰寶雞前鳴甘泉後涌
 褒邪汧隴並已見上文寶雞前鳴甘泉後涌
 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波冢九峻
 宗嶽嶓太一龍孔從子孔反良曰陳倉有寶
 南二山名雲陽縣名平原名嶓冢九峻
 一皆山名嶽嶓龍從山高原名嶓冢九峻
 甘泉並已見上文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
 以為終南山北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山別山西



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後則高陵平原又
 馮連崗乎嶓冢嶽嶓吐清風之颺聊戾納歸
 龍從並已見上文嶽嶓吐清風之颺聊戾納歸
 雲之鬱翳烏孔反戾風聲鬱翳雲兒吐風納
 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
 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
 賦曰馮歸雲而遊逝楚南有玄灞素澹湯井
 辭曰望窳谷兮翳鬱楚南有玄灞素澹湯井
 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渭皆水名澹湯
 井溫谷謂湯井也灞澹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
 曰玄素水色也灞澹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
 雍州圖曰溫湯在藍田縣界又溫湯井溫湯也
 雍州圖曰溫湯在藍田縣界又溫湯井溫湯也
 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
 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十
 里今名周氏陂陵南一里漢有蘭池宮十浸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翰曰鄭國白公

水連也善曰鄭白已見上文西都賦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濟曰鄠地名出

玉也善曰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

區此西實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

虛也可不謂然乎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

地之與區神臯聖力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危

國善本作入鄭都而抵絀掌義桓友之忠規

竭股肱於昏王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

徒緇衣弊而改為向曰歲寒而知松栢之堅

勁國亂而見臣之忠貞故

入鄭都而撫其掌嘉鄭桓之義也鄭桓公友

者周宣王弟也為周司徒犬戎之難以死

之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其子武公

亦為司徒皆善其職國人為詩曰緇衣之宜

善曰論語子曰為之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子曰厲王少子也天戎殺幽王於鄠山下并殺

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

誠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

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

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

衣之宜兮弊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

予又改為兮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

舉為烽以沮切慈與衆滂嬖廢以縱慝得士軍敗

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咸滅手為

亡國翰曰詭詐沮驚也善曰史記宣王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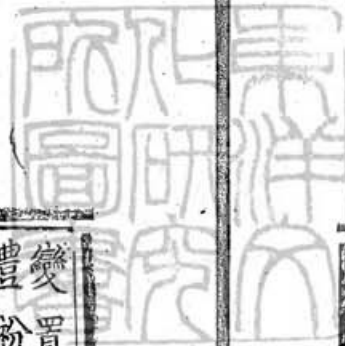


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至幽王
 為烽火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而
 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
 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廢后之為數舉烽火與
 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莫
 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涓止也又
 曰厲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彘幽
 滅于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又有
 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
 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
 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始
 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圖其
 勞而以此報其勤也善曰漢書劉向上其
 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櫛為游館生埋
 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以羊
 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
 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

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
 鉤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
 不圖謀之其賞以報其勤謂也反語曰行無禮必
 自及此非其效歟始皇無禮以謂此有反固是
 其効行無善曰自反者也歟善本作有與乾坤
 所謂行無禮必自反者也歟善本作有與乾坤
 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心良曰天有地之
 使其長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
 祖法此用久固能長久也善曰周易曰乾
 有親則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
 可大則高祖之德故曰乾坤為厚德載觀夫
 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呼達大度
 而已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乃實慎終追舊篤
愛意豁如也常有度仁乃實慎終追舊篤
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遺
而況於鄰里乎而況於卿士乎矣善本無而
乎矣于斯時也乃摹胡寫舊豐制造新邑故
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
犬以善本一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造新舊
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此
而况卿士乎言皆徧也善曰論語曰慎終
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
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思
無不逮也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
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
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
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



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
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
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籍舍怒
曰襲因也渾胡本切向同善注籍舍怒
於鴻門沛局善本蹋而來王范謀害而不
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搦刀白刃以萬舞危冬
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
抗憤以卮酒咀與彘肩以激揚大也其搯危若
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噬者
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善曰漢書曰張
羽欲西入關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
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
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
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取背德成沛公早自
來謝沛公旦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
目羽擊沛公羽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

在其陽也宣平城門名闕門限渠有飲馬橋
曰矣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門里渠有三輔黃
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宣平門清
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
謂華而都中雜沓善本作還戶千人億華夷士女
且清也善本一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
駢闐善本作田
莅職勸疲鈍以臨朝昂自彊而不息翰曰岳
安城見士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
其職也勸疲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
不息耳即就莅臨勸勉也善曰長安舊都
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
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勸
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於是益春受謝善本作孟聽覽餘日巡省農
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

肆壓管庫藏茂納於城隅者百不一處善本

作慶茂一濟曰蕭條空曠貌散逸無人也茂
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有百處今纔存一處
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
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昔時雖復百今之寺
署叢茂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今之寺
處一也漢書曰劉向疏曰頃者所止皆宮室
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謂者所止皆宮室
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者鄭玄周禮
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
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土鄭玄曰管管鍵也
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藁聚也說文曰茂小
貌慶非也為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
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無其處而有其
名翰曰皆里名也向曰夷漫滌蕩平滅貌

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爾乃

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合蘇娑

而款駘徒改盪輶音蘭善欒計諧而轆歷承光

徘徊挂宮惆悵柏梁翰曰長樂未央皆漢宮

液建章宮名濟曰縈繞款至也馭娑駘盪

名蓋已毀壞故非徊惆悵也驚必雉確豆善於

善曰已上並見西京賦

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

之芒芒翰曰驚雉雉名言臺殿陂池荒敗故

生黍苗離離然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

賦都洪鍾頓於殿廟乘風廢而不懸善本字弗



齊曰洪鍾大鐘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良曰鞠草茂

帝欲徙詣雒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故

漢儀注孝元皇曰如漢書注曰本名禁中

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懷夫蕭

曹魏邴之相銑曰懷想也夫者語之端蕭何

善曰並已辛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

見西都賦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

李廣龍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

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銜使則蘇屬國

霍已見長揚賦翰同善注銜使則蘇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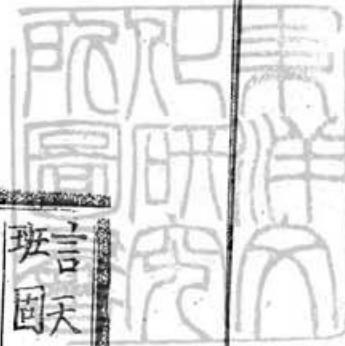
震遠則張博望善曰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

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
 漢者匈奴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
 留匈奴人九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
 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
 還騫以不封爵為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軍得之不封爵為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敷而羹倫序兵舉而皇威暢也此以豐於前
 文言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
 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善曰教書曰羹倫也舉兵衛臨危而致善本
 霍也尚書曰羹倫也舉兵衛臨危而致善本
奮投命而高節亮懼善千曰吳子曰一人
 投棄命也高節亮懼善千曰吳子曰一人
 魯連好持高節亮懼善千曰吳子曰一人
 洗曰程侯金日碑本匈奴依屠王太子以篤
 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涕泣
 何羅作逆日碑誅之故云忠孝也善曰小
 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碑誅之故云忠孝也善曰小



何羅矯制發兵也武帝拜上拜為侍中駙馬都尉
 日東廡上曰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擒縛
 從之繇是著忠孝節**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
 封為稅侯音如孝節**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
 賈子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
 其歌子二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
 從歌子二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
 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與百女過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籍甚為賓戲曰陸子優游
 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為賓戲曰陸子優游
 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長卿淵雲之父子**
長政駿之史向淵揚雄字相如字長卿雲之子
 馬遷字子長劉善曰史子政曰司馬遷字子駿
 有良史之才劉善曰史子政曰司馬遷字子駿
 為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九百
 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

著疾讒擄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
 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
 壘校尉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
 大尹發姦搃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
 人也守京兆尹事旬月也為諫大夫無偷盜又曰王
 卿京兆尹也事旬月也為諫大夫無偷盜又曰王
 邪人泰山人也事旬月也為諫大夫無偷盜又曰王
 有能名故京兆尹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
 曰于定國字曼卿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
 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其決疑
 張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濟同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善曰漢
 善注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善曰漢
 字莊陳人漢陽人為主爵都尉數直諫鄭當時
 字長孺漢陽人為主爵都尉數直諫鄭當時



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善曰漢
 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漢書終童
 南人年十八選為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
 文拜為謂者死年二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
 誼洛陽人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
 中終軍以飛翠綫惟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
 妙終軍使越飛翠綫惟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
 眾矣向曰綫玉皆朝臣所服出入禁門者非
 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禁門者非

髮左衽善本奮迅泥滓翰曰又疊上或左被
 而貴於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善曰奮迅
 賤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允善曰謂日
 陵與蘇武泥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伍李

賤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允善曰謂日
 陵與蘇武泥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伍李

也。澤激。或從容傳附會望表知裏。從濟曰謂陸賈
之。間附善會。將相之勢。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
知裏。之。善曰。謂陸賈也。班固贊曰。陸賈從容
平勃。子謂之。夏曰。子會將相。尚書大傳。孔
而嬰時。戮廣漢。之。皆謂。或有大才而無貴仕。曰
謂賈誼。皆揚清風於上。列作善本。垂令聞而不
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上曰。上列
鏘珮聲。善曰。胡廣曰。建德。流清風。毛詩
曰。令問令望。左氏傳。穆歲曰。今君雖終言猶
在。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
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伎用
勢。熏灼。震耀。於天下也。善曰。漢書曰。
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曰。
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



明騎將軍。法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
漢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范曄後。而。死之日
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善本。難不
其然乎。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
難。其。如。此。矣。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
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
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無。恥
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
之。心。乎。高。誘。曰。呂。氏。春。秋。注。曰。齒。望。漸。臺。而。扼
腕。梟。流。巨。猾。而。餘。怒。良。曰。巨。猾。王。莽。也。莽。為
故。岳。望。之。扼。腕。而。怒。善。曰。漢。書。曰。更。始。兵
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卜。商。人。杜。吳。殺
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
西。京。賦。曰。巨。猾。間。豐。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本

上曰揖不疑於北關軾樗里於武庫銑曰雋
 京兆尹有一人詐稱奕太子詣北關不疑執
 送付獄由是重名故揖之樗里者秦惠王弟
 而賢墓近武庫故軾也為京兆尹有漢書曰雋
 疑字曼情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漢書曰雋
 黃犢車詣北關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
 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
 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
 之衛太子蒯瞶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詰
 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
 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
 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
 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酒
 池鑑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翰曰商辛紂也
 漢武帝復為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寤以國
 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春秋積
 槽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積



諸曰前車覆後車戒誼過曲陽僭於白虎
 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
 化奢淫而無度僭曰白虎第以象之是無法度
 善曰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大脩第室
 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
 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土山命有
 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山命有
 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濟曰有生必死誰
 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道
 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終
 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成將軍
 李少君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武帝何
 宮觀以延神公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向
 在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如武侔造化以
 帝有雄才大略文成已見上文武侔造化以
 制作窮山海之奧秘無善為與造化道也夫

靈若翔於神島，犇鯨浪而失水，曝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

上至翰曰靈若海神也池島高深翔集此神

魚死其目化為明月珠故云雙墜善曰銑曰又

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善曰銑曰又

見上致邛笏其美難惟余欲而是恣從

一作逸遊於角觥郎絡甲乙以珠翠忍生人

善本之減半勤東岳以虛美良曰武帝遣人

杖與角力也又作甲乙之帳絡以珠翠令人

虛耗戶口減半忍使天下如西域封太山內

其虛功也善曰班固漢書西域封太山內

之時感藹督印竹杖則開牂越舊漢書贊

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贊



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超長懷以

遐念若循環之無賜統若循環無盡時也此

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無盡也

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賜也

面朝之煨炳次後庭之猗靡面向曰言見較量

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善曰言先明面朝也

煨炳明貌猗靡美貌善曰言先明面朝也

至後庭賦曰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

市子虛賦曰飛馘垂髻扶輿倚靡較音校壯

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翰曰元帝幸虎

婕妤恐及御坐乃直前當之成帝欲與班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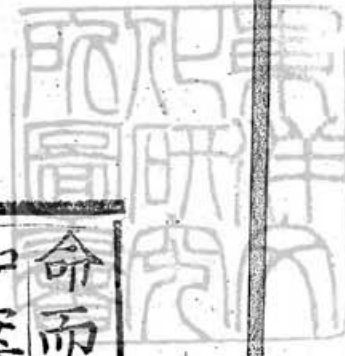
妤同輦婕妤辭曰妾聞六尺之輿與賢者同

載不聞輦妾同車帝乃止善曰漢書曰孝

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闔殿熊伏園攀檻欲上

得入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
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三代未主乃有嬖女今欲
君皆得無近似之楚智衛鬢髮以光鑑趙輕體
同輦得無近似之楚智衛鬢髮以光鑑趙輕體
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鬢髮以光鑑趙輕體
之纖麗黑光可反以鑒人成帝趙皇后善舞體
輕而纖細麗美也善曰衛趙已見西京賦
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黜黑而
甚美光可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
以鑒人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
聲流謂馮班二婕妤好之盛德禍侈謂趙
后之疾惡善曰以奇見幸故曰聲流因趙
自裁後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
曰禍後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
便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暨至也
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
注曰暨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

命而善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
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
長擅利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良曰
大入邊遺劉禮軍至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
柳勞軍亞被甲持滿言不開壁軍士謂將軍曰
欲約軍中不得驅馳之士不拜帝曰霸上棘
軍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帝曰霸上棘
門兒戲既受命於亞夫可身戎邪亞夫後封條
侯軍法既受命於亞夫可身戎邪亞夫後封條
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擅
揖也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壘和軍門擅
曰孝後六年旬奴大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禮軍
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禮軍
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入於細柳
軍柳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



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
門士謂軍騎曰將軍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
乃不拜請徐行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
軍士如兒戲耳至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
家當敵忘身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營也
和軍營之正門也力委切左氏傳齊侯曰天
威不遠顏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因利
也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索杜郵其焉在
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
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汗矢言
而弗善本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
尋賜劔以刎首嗟主闇而臣疾禍于善本疾

於何而不有翰曰杜郵白起改名孝里故云岳
號惘失意之貌矢直也言昭昭王非扞直言不
納反推怨以殺之閻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謂范雎氏善秦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孝里辛氏三秦記曰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西有白起墓惘猶周曰白起者鄙人也楚辭曰
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鄙人也楚辭曰
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將武安君攻趙戰
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少
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武安君曰邯鄲少
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邯鄲少
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杜郵秦王乃使
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
使者賜之劔在殺暗主昭王也廟筭已見上
文尚書曰率籲衆感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
害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諫於下俱窺
秦墟於渭城冀闕緬而其善本作埋一畫覓陞

殿之餘基裁坡波岷河大以隱嶙曰力忍切古良
陽也冀關秦階名頤微埋城也坡岷隱嶙將
平之貌陸殿階也善曰聲類曰墟故所居
也史記曰秦孝公作馬相如冀關二世曰
也亡衍切岷長岷類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
登岷絕起貌坂想趙使之抱壁瀏幽力貌搢以
隱嶙絕起貌坂想趙使之抱壁瀏幽力貌搢以
抗憤使銳曰秦如欲奉以十五城秦得壁無意與趙
如相使銳曰秦如欲奉以十五城秦得壁無意與趙
發憤也趙柱怒髮上衝冠劉怒目貌抗憤猶
無意憤也趙柱怒髮上衝冠劉怒目貌抗憤猶
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欲觀大王無償
趙王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欲觀大王無償
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曰其璧也燕頭
欲以擊秦王乃辭謝曰願相如曰其璧也燕頭
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荆軻刺秦王軻奮



燕地秦置七首於中秦王觀之圖窮七首善
軻持秦王袖軻絕袖而走軻事不成也善
見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窮七首
未至秦王驚不自引而起袖絕以筑聲厲而
其七首推秦王驚不自引而起袖絕以筑聲厲而
高奮狙預潜鈿以脫臙之類忍反漸離以鈿置
筑王膳其目使擊筑中臙稍近之漸離以鈿置
也善保以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以鈿置
為人庸保以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以鈿置
有識者乃高漸離以鈿置筑中臙稍近之漸離以鈿置
近之高漸離乃以鈿置筑中臙稍近之漸離以鈿置
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筑中臙稍近之漸離以鈿置
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擊筑中臙稍近之漸離以鈿置
故曰臙脫去人臙音各一音格據天位其
蒼解曰臙脫去人臙音各一音格據天位其
若茲示狼狙而可斂乃狼狙若此可斂有天位

善曰尚書伊尹曰天位艱我文宇集卷曰狼
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狼見聖人之
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簡良人以自輔謂
狽失據塊然囚執俱音貝

斯忠而鞅賢寄苛刑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銑曰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作苛
法棄灰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

朔邊也捐棄也善曰史記曰商君之法刑棄
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棄
為丞相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

趙高謀詐為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
書賜長子扶蘇曰始皇諡不孝子胡亥為太子為

扶蘇為長子扶蘇曰始皇諡不孝子胡亥為太子為
煩也鄭玄周禮注曰殺買達國語注曰苛儒林

填於坑穿性慈詩書煬而為煙皇坑儒士焚詩
始皇大怒使御史盧生為始皇求公禁者四

百六十官所職天之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
非博士官所職天之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
守尉雜燒呼火燧猛為場國滅亡以斷後身

刑輟患以啓前作善先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
可復牽李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

舍客舍曰商鞅謂其子曰吾欲復與汝牽黃犬
宿客舍曰商鞅謂其子曰吾欲復與汝牽黃犬

記上蔡東門其可得太子立公處之徒告商君
反曰商君止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

君曰商君止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
君曰商君止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

裂曰嗟乎為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
裂曰嗟乎為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

斯具五刑出獄與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斯具五刑出獄與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可得乎遂夷三族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可得乎遂夷三族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鞅李斯各曰啓前野



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亂羣臣趙高欲為
 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通曰
 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善曰風俗通曰
 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乃先驗持鹿
 於二世曰馬也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
 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曰假讒賊善本以天
 權鉗眾口而寄坐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
 命持天權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兵在頸而
 顧問何為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
 死而獲可翰曰趙高既為亂使女壻閻樂殺
 不早告我對曰臣早言已誅矣安得至今樂
 謂二世曰足下為計一言已誅矣安得至今樂
 不許又曰願為萬戶侯不許又曰願為萬戶侯
 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願與妻子

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及其身與其二女皆
 惶謂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曰臣不敢去二世
 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去二世
 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
 告二世曰足下為計一言已誅矣安得至今閻
 郡為黔首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不許又曰願
 子為黔首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不許又曰願
 兵在頸已逮善本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
 見東京賦已逮善本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
 善本紆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濟曰
 紆皇孫趙高既殺二世秦積惡久人離散勢
 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久人離散勢
 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軹
 道傍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
 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此欲
 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欲
 殺之高果自往左氏嬰遂刺殺高於齋廣雅
 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紆除也漢書徐



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上不知此之末
 謂也子崩賈逵國語注曰振蕭收圖以相劉料
 聊救也子崩賈逵國語注曰振蕭收圖以相劉料
 祖漢所以知善天下戶口多秦相府圖書藏之何
 為收秦丞相善天下戶口多秦相府圖書藏之何
 入收秦丞相善天下戶口多秦相府圖書藏之何
 下收秦丞相善天下戶口多秦相府圖書藏之何
 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有遠秦圖書也知天
 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近遠羽天與而
 不作為本取冠沐猴而綴火銑宮室或沐猴而冠
 中果然沐猴說者曰謂天與不取也沐猴而冠
 耳果然沐猴說者曰謂天與不取也沐猴而冠
 史記曰或曰沐猴說者曰謂天與不取也沐猴而冠
 又曰或曰沐猴說者曰謂天與不取也沐猴而冠
 殘破又曰沐猴說者曰謂天與不取也沐猴而冠
 猴而冠又曰沐猴說者曰謂天與不取也沐猴而冠



楚辭曰屠咸陽燒其宮室貫三光而洞九泉曾

未足以喻其高下善本有也字向曰上貫

項羽豈可相喻也善本有也字向曰上貫

相覺若九地之下善本有也字向曰上貫

道舍吐陰陽而章三光善本有也字向曰上貫

月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善本有也字向曰上貫

問之敢留并歎尸韓之舊處蒸屬號而守闕

人百身以納贖時韻豈生命之易投誠惠

愛之洽著許居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故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
 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
 於蕭傳翰曰韓廷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

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
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
之在馮朝時廩犧官實延壽竟坐棄市吏窮
竟所考望之卒無事人即謂城東賣麻蒸之
數千送至渭城在人井能承屬號泣於闕下
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承屬號泣於闕下
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那
百止之後聞延壽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那
雖有專擅之罪然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
公忘私安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
乃不愛弘大體非國家之望也善之左遷太
傳是不弘大體非國家之望也善之左遷太
壽被誅丞屬然守關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
之恐藩誤也亦詩曰如可贖兮人為直者說
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訐以齊其材周易
弊曰許面地又罪左氏傳殺之而愛其材周易
曰開物也成漢書曰子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大體開物也成漢書曰子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造到長山而慷慨悻悻龍顏之英主曾中

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漢高祖也高祖龍

顏豁達曰高祖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善

曰漢書曰高祖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善

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通名山陵漢書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略存威格

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大略存威格

乎天區亡墳掘其而莫禦臨掩坎而累抔步

毀垣以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不至

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
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善曰尚書周
公曰時則有若伊尹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
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
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
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

而巡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於越
 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無以衰也
 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
 韓詩無樂手曰楚辭曰寂寂而絕端薛君
 絲之正義作善本伏梁劔於東郭表曰漢書曰
 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盜
 進說王以此怨盜使人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盜烏浪切訊景皇於陽丘爰善本信讒善本
 向同善注訊景皇於陽丘爰善本信讒善本
 而矜譎殞作善本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搏
 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
 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
 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引博
 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



起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
 兵不謂刃博而殺吳太子也
 矜不謂刃博而殺吳太子也
 國之謂景帝過聽晁錯是助七也
 便即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計而勸天為惡
 者傳注曰恨之其事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
 羊傳注曰恨之其事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
 謹也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太子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吳書至吳王之起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
 及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以下膠西
 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以下膠西
 盛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
 錯發地赦以國則為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
 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內忠臣強之大請削
 地計畫始行公受大戮內忠臣強之大請削
 諸侯報仇御史大夫錯七吾故切今協韻七各
 義川人報仇御史大夫錯七吾故切今協韻七各

三賞永孝元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賤濟元帝此病也

善曰弘恭石顯也元帝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也

也班固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

曰此病也疾多切鄭玄禮記注曰此毀也何

休公羊傳注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

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者皆廢

之獨此可褒耳夫君即元帝善曰褒猶贊

思也及矣園又詔曰漢書曰元帝罷衛邑過延門

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

死而莫鞠直社稷之臣為帝陵京兆尹王章忠

曰成帝中鞠問也言成帝可責也漢書曰成帝

時日有餘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不言王鳳不

任用上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

後獄中爾雅曰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

一曰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因情也狀音大善

淫嬖之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

漸貽漢宗以傾覆也飛鸞甚妬宮帝二子飛鸞

宮使有絕皇統也舅氏篡殺之漸自此開張漢



上者司曰宗忍宮漸淫一晏死後任時曰死

也尚書曰天用勳絕其命孔安國曰勳截也
 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刺哀主於義域僭天
 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本一永終古而
 不刊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
 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
 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善曰漢
 書曰哀帝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
 曰長無絕兮終古鄭康園之孤墳悲平后
 之專絜歿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
 誠而引決赴丹焰善本以明節投宮火而焦
 糜從灰煙而俱滅濟曰獨視也康園平帝陵



王皇后王莽女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
 見漢家自投火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
 善曰漢書曰平帝葬義陵又曰孝平王皇后
 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
 目以不見漢家自投火中而驚橫橋而旋軫歷
 死后不合漢家自投火中而驚橫橋而旋軫歷
 弊善本邑之南垂也橫橋名旋軫還車
 垂南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
 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
 外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郎之屈求奇
 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
 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卓而未息義兵
 紛以交馳宗桃吐汚烏而為沼豈斯宇之獨
 隳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
 隳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關以樊川為池

如此壯麗後鬼神營之且猶不可況人兵力所
 為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斷未畢沛公義兵已
 交馳於中矣九臣是君宮能其宮而豬焉善日
 宗廟尚汚為沼况是宮始木蘭為梁巖石為
 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始皇南之巖以為
 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之巖以為
 關毛萇詩傳曰為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
 秦嶺根水為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
 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禮注曰神怒矣
 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備與
 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
 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
 其室灣其宮而猶焉汙與由偽新之九廟誇
 善本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
 以拜郎立九廟自云黃帝虞舜後周禮國有
 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群臣到南郊撫心
 大哭諸生哭甚悲哀皆除以為郎故曰妖臨心



佞哀也善曰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
 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
 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
 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濟陽平項王九曰
 新都顯王又曰鄧曄王匡起兵南鄉莽愈憂
 不知所出崔發曰鄧曄王匡起兵南鄉莽愈憂
 生莽悲乃率群臣至南郊持心大哭諸誦六藝
 以飾奸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
 術而同亡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則於德義雖異
 善曰漢書曰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則於德義雖異
 詣公車焚詩書曰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則於德義雖異
 左氏傳富辰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
 漢書王莽富辰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
 六藝以文姦言同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
 歸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
 中興之後故曰中廟興樂遊善曰漢書承昌邑
 之良曰宣帝廟興樂遊善曰漢書承昌邑

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贊曰不獲事于敬
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
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
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濟曰宣帝
生數月而孤幽之園其色養之心不輟故
於叔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
考母曰悼夫人起於此矣王母明園以倡優千人樂
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足知其仁於禮
典然隱而行之適千人所行之事亦以足知其仁也
詢宣帝名善曰漢書孝武衛皇曰生庚太
子太子納史良嫁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
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乃葬衛左右追王夫
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王夫
孫曰悼母太子悼曰悼園稱奉明園潘岳史皇



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
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悼夫人墓曰奉
今所謂千人思后故老訊之占夢毛詩宣帝名也
痛也王母思后故老訊之占夢毛詩宣帝名也
曰率也王母思后故老訊之占夢毛詩宣帝名也
過也各於其黨矣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
觀過斯知仁矣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
隆下形勢也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
禮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
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
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
宮觀名善曰曹植開居賦曰愬寒風而開
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愬寒風而開
曰寒日吐至而含凍此馬清暑楚辭
曰忽反顧而遊目五柞已見上文
漕激湍生風之銳也交渠善曰帶渠已見上文

也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傷汗汗

澗澗彌漫浩如河漢善曰言廣大也且似賜谷夕類虞淵

麗天出入乎東西音先且似賜谷夕類虞淵

字披立流而特起儀景星以善曰本天漢對

列牛女以雙峙起豫章觀儀法瑞星以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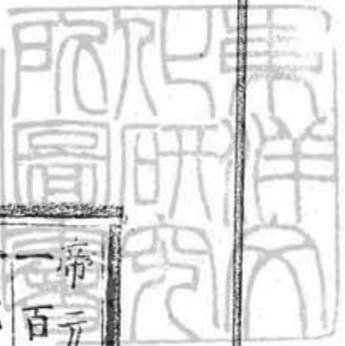
謂法象之也宿列於地邊善曰儀圖

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曾善曰本

觀今數仞之餘址濟曰其謀欲使萬代不毀

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壞只有數仞餘址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



帝元狩十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九振鷺

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胡隨流澹

澹仕湛反善澹驚波唼甲直菱善本芡

渠巖反良曰振鷺鳥皆鳥名漸進也

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浮貌

翰曰澹澹出沒貌唼食貌華蓮爛於綠

菱芡草名善曰並已見上文華蓮爛於綠

善本沼青蕃頰蔚乎翠澹澹澹華蓮爛於綠

波際也力奄切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

荒服志勤善本遠以極武良無邀善本於後

福向曰言武帝初穿此地方習水戰以伐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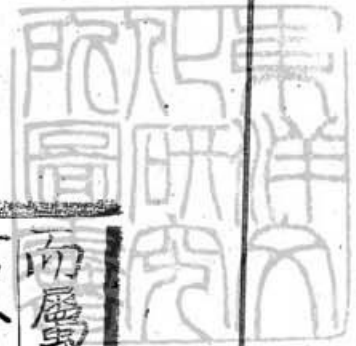
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仍倚
 昆明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
 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勒速略鍾會撤曰而菜
 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
蔬 毛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乎
 復也皇代謂晉也尚書曰海物惟錯善書曰西都實曰
 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善書曰西都實曰
 皇代謂晉也尚書曰海物惟錯善書曰西都實曰
 而今又復左氏傳實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
 物之宜復左氏傳實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
 殖之物各從土宜曰播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
 帥貧情同整揖棹棹善本字收畧課獲引繳
 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百寮主司能樂
 人富而教獲而利之皆相帥以樂百寮主司能樂
 池有所效獲而利之皆相帥以樂百寮主司能樂



也善曰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必加焉曰
 獲也杜預左氏傳多曰也徒觀其鼓施徒善
 致也謂其舉所致多也徒觀其鼓施徒善
 本也作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批初作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叔本初作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言欲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人呼也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釣也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投也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所也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捕也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折也迴輪灑釣作善釣投網善本垂餌出入挺
 也言三度制手鳴根叩木為聲以驅魚也
 網也言三度制手鳴根叩木為聲以驅魚也
 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後所以驚魚為
 聲言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後所以驚魚為

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於是弛青鯤於網
 舟罟猶擊也書曰掣牽也於名弛亦解也鯤
 善本鉅解頰鯉於黏微皆魚名網鉅也鯤
 作網鉅解頰鯉於黏微皆魚名網鉅也鯤
 微網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二魚名也
 國鉅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微繫鉤又曰
 網鉅鉤也說文曰黏相者以微繫鉤又曰
 大索也言魚黏於華魴躍鱗素鱗揚鬐濟
 網故曰黏微也華魴躍鱗素鱗揚鬐濟
 皆魚名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鬐言本
 魚尚生者善曰譽已見子虛賦獲獲作雍
 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矧霍霍罪罪良曰
 造食之入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鑿
 鈴刀若飛謂疾也應刃刀而落於矧霍
 霍罪罪細淨貌善曰矧禮曰內饗中士
 賦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鑿刀已見東
 紅鮮紛其初載實旅竦而遲去御既餐服

而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喻迴小人之腹為
 君子之慮翰曰成鮮鱸之色載成遲待也言
 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治淡無欲迴小人
 腹為君子之慮也然思治淡無欲迴小人
 鯉鮒積如禿紅張衡七辨曰鞏浴之鱗割以
 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
 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大宗路以
 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也宗路以
 樂魏子將受閭浚女寬將諫饋八三數曰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數中置自谷曰豈將軍食
 之而為君子之心屬殿而己獻子解梗陽人
 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己獻子解梗陽人
 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
 茵彈冠振衣銑曰策馬杖也茵車中席整衣
 馬過也茵車中尊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排細
 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排細



四十九

豐鄙善本如渴如飢心翹勤善本以仰止不
加敬而自祗賢人而仰止之名如渴如飢者思
自祗懼也善曰豐鄙周所居也孔叢子
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詩曰高山仰
止禮記曰宗廟之敬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中未禮記曰宗廟之敬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或希公向曰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也十亂謂周
生南宮適文母也言思賢之善曰琴操曰崇三
聖如十亂或發希冀之思賢之善曰琴操曰崇三
諱文侯於紂曰西伯聖人君子也長子發中子
宜皆聖於紂曰西伯聖人君子也長子發中子
融論語注曰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
公太顛謂文母也廣雅曰南宮適其經始靈臺成
之不日惟鄙及豐善本惟仍京其室庶人

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濟曰靈

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豐鄙之都固大其
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祥也此由積
道德以延祚嗣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
也善曰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豐
又曰宅其錫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
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和而神降
書翼奉書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和而神降
一謂周祚延書曰永世延祚其一莫能為二蔡邕
胡黃公頌曰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
而難臻其極子嬴鋤以借好父訓秦法而著
色耕讓畔以閒閑田治善本姬化而生棘蘇
張喜而詐騁虞芮而愧而訟息風雖以此邦之
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以有恩而形於
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居以有恩而形於



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驕諂也
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諷者遂息
退為開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
化而人情有異耳善言地誰之改識言難識
也馬融廣成頌曰極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
嘉量銘曰允臻其極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
義秦谷日敗借父耨鋤慮有德色音義曰假
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
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與芮人相
謂曰此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
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而不居也讓其
路蘇秦張儀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
已見上文

式上之遷下猶善字無鈞之坻然埴

良曰地和埴土也上之化漢書董仲舒曰
泥隨手而成器也善曰漢書董仲舒曰
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



曰埴和平也埴老子曰埴埴以器也公雖善
無此五方雜會風流溷淆農好利不

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所湊邇亂

之密邇近也儉狁不疆奴也故戎馬生於郊

善曰漢書為利說文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尚書

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

密邇仇離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

道戎馬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刀臨人為政

操刀制割惟意所擬而成言雖溷淆戎馬之

使學必割左氏傳子產曰漢書賈誼曰黃帝云
升降隨善本政隆替鐵仗善本信則莫不用

升降隨善本政隆替鐵仗善本信則莫不用

情無欲則賞之不竊

營欲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

論語子曰德莫如信則信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

也雖智不能理明不並善本不

庶免夫矣任力結反無欲之翰心曰庶幾免于罪戾也

善曰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

庶足或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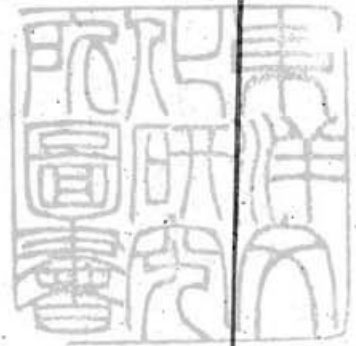
劣字非也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能以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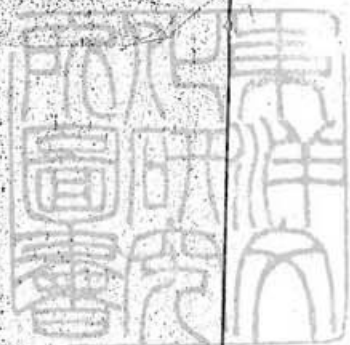
通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求

情通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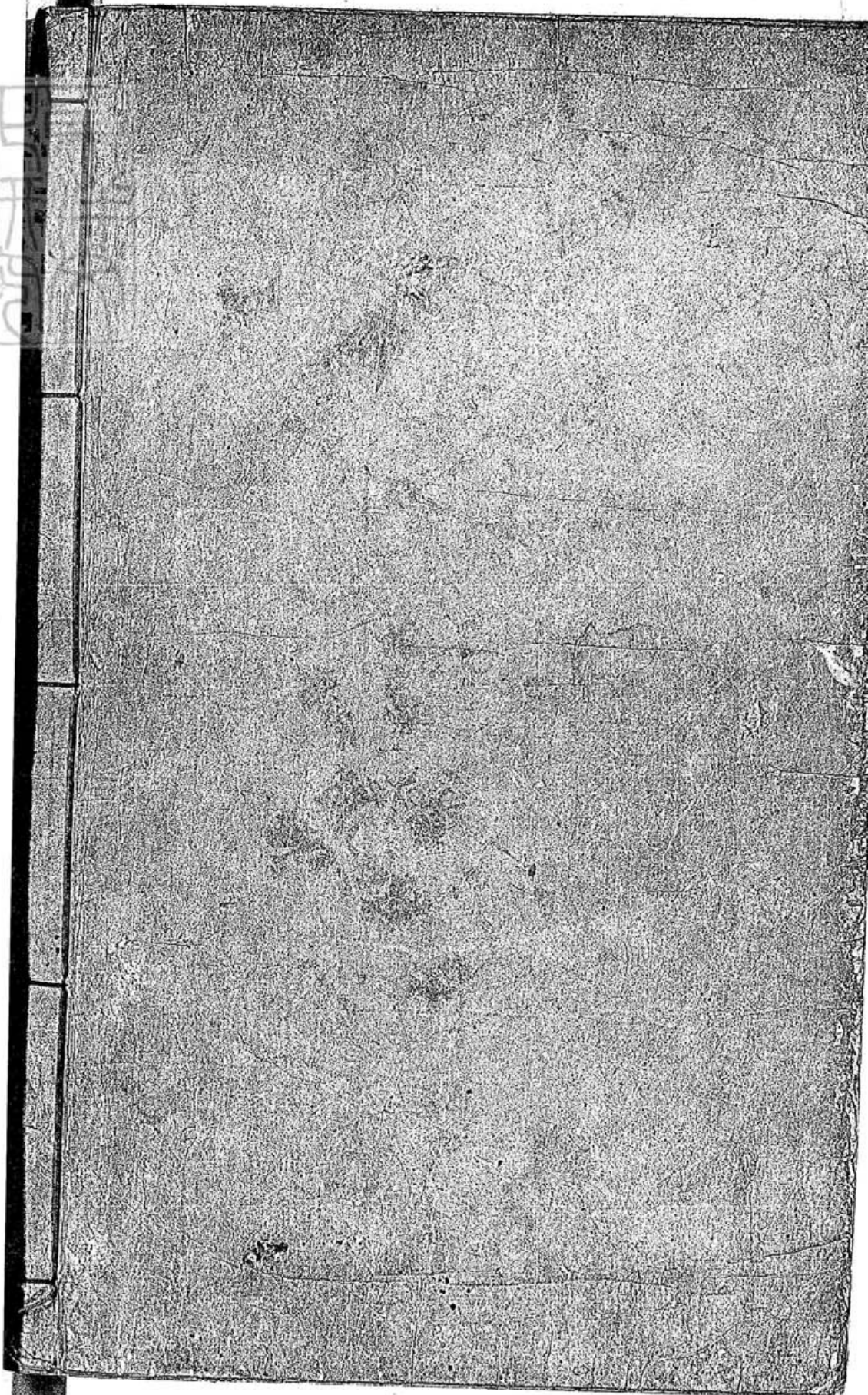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十



0.0.0.



0.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